



[美] 茱丽·嘉伍德 著
Julie Garwood

秘密

the secret

《赎金》姊妹篇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美] 茱丽·嘉伍德 著
Julie Garwood

秘密

the secret

《赎金》姊妹篇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密 / (美) 嘉伍德著; 张若瑶译.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7-5399-3041-1

I. ①秘... II. ①嘉...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

I712.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85889号

版权登记号 2008-393



果树出版社

书 名 秘密 (The Secret)

著 者 (美) 茱丽·嘉伍德

责任编辑 赵 阳

译 者 张若瑶

责任校对 闻 艺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字 数 260千

印 张 16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041-1

定 价 26.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幕



英格兰 一一七八年

她们成了好朋友之后，才发现她们原该彼此仇视的。

两个小女孩相识于苏格兰与英格兰交界上每年一度的夏日赛会。

那是英格兰男爵之女汉普顿·茱迪丝经历过的第一个苏格兰野外庆典活动，也是她第一次离开远在西英格兰的家。兴奋及刺激使她在午睡时间几乎合不上眼。这么多新奇的事物可做可看，而对一个好奇的四岁孩子来说，可以调皮捣蛋的地方也多着哩。

而弗朗西丝·凯瑟琳已经调皮捣蛋过了。她父亲狠狠地打了她的屁股一下，让她为自己的淘气后悔，接着将她像一袋饲料似的扛在肩上，走过广阔的田野。他命令她坐在一块平滑的大石头上，远离唱歌及欢笑的人群，直到他回来接她。他说，她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安静地忏悔。

既然凯瑟琳根本不懂“忏悔”是什么意思，于是她决定不必服从那个命令。这根本也无甚差别，因为她的心思已完全为那只绕着她的头嗡嗡飞行的蜚人蜂所占据。

茱迪丝看到那位父亲惩罚他的女儿。她为那位满脸雀斑的小女孩感到难过。她知道若是赫伯特姨父打她屁股她绝对会哭，但那红发小女孩甚至没皱一下眉。

她决定找那女孩说话。她等到那父亲放下指着女儿摇晃的手指，

开步走过田野后，才提起裙摆从石头后面偷偷跑过去。

“我爸爸绝不会打我。”茱迪丝吹嘘地作了开场白。

凯瑟琳没有回头看是谁在对她说话。她不敢把目光移开现在正停在她左膝旁边石头上的蜜蜂。

她的沉默并未使茱迪丝退却。“我爸爸已经死了，”她宣布，“我还没出生前就死了。”

“那你怎么知道他会不会打你？”

茱迪丝耸耸肩。“我就是知道他不会，”她回答，“你说话的腔调好好玩，好像喉咙里卡了什么东西。是不是真的卡住了？”

“不是，”凯瑟琳回答，“你说话的腔调也很好玩。”

“你为什么不看我？”

“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茱迪丝问。她等候答案，粉红的裙摆被她捏出了皱褶。

“我必须注意这只蜜蜂，”凯瑟琳回答，“它想咬我。我必须准备好把它赶走。”

茱迪丝靠近，她瞧见那只蜜蜂在小女孩左脚附近飞舞。“你为什么不现在就赶？”她低声问。

“我不敢，”凯瑟琳回答，“万一没打到，它一定会咬我。”

茱迪丝皱眉苦思，“要不要我替你打它？”

“你肯吗？”

“或许。”她回答。“你叫什么名字？”她这才问道，拖着时间好鼓起勇气打蜜蜂。

“凯瑟琳。你呢？”

“茱迪丝。你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

凯瑟琳夸大地长叹一声：“每个人都这么问。我母亲叫弗朗西丝，她在生下我的时候死了。我外婆叫凯瑟琳，她也是因为生孩子死的。因为教堂说她们不干净，不让她们葬在祖先的墓园，爸爸希望我乖乖听话，将来就能上天堂，而上帝听到我的名字时，它会记得我母亲和外婆。”

“为什么教堂说她们不干净？”

“因为她们死的时候正在生孩子，”凯瑟琳解释，“难道你什么



都不懂？”

“我当然懂得一些事。”

“我大概什么都懂，”凯瑟琳自夸地说，“至少，爸爸说我真的认为我懂。我甚至知道婴儿怎么跑到妈妈的肚子里的，你要不要听？”

“当然要。”

“男生和女生结婚以后，那个爸爸在他的酒中吐一口口水，然后要那个妈妈喝。她喝下去后，肚子里就有婴儿了。”

茱迪丝听了这刺激又恶心的消息，不觉扮个鬼脸。她正想求她的朋友多说一点时，凯瑟琳突然大声呻吟，那只蜜蜂已落到她朋友的鞋尖。茱迪丝瞪着蜜蜂，它似乎越变越大。

有关生孩子的话题立刻被撇在一旁。“你要打它了吗？”凯瑟琳问。

“我在准备。”

“你害怕吗？”

“才不哩，”茱迪丝撒谎，“我什么都不怕，我认为你也不怕任何事。”

“为什么？”

“因为你爸爸打你时你没有哭。”茱迪丝解释。

“那是因为他没有用力，”凯瑟琳解释，“爸爸从不用力打我。打我他比我更痛。至少卡温和凯文就是那么说的，他们说爸爸把我宠坏了。”

“卡温和凯文是谁？”

“我同父异母的哥哥，”凯瑟琳解释，“我的爸爸也是他们的爸爸，但是他们的妈妈和我的不一样。她也死掉了。如果你现在要打那只蜜蜂，我就闭上眼睛。”

茱迪丝决意给她的新朋友留下好印象，不再去想此举的后果。她伸手向蜜蜂挥去，但是舞动的翅膀触及她的手掌时，她觉得手心一痒，直觉地合起了手。

接着她开始哀叫。凯瑟琳自石头上跳下来，用她知道的唯一方式帮助她，她也跟着哀叫起来。

茱迪丝绕着石头团团转，尖锐的呼叫声使她几乎喘不过气来。她的朋友跟在她身后，同样尖声呼叫，不过那是出于同情及恐惧，而不是疼痛。

凯瑟琳的父亲跑过田野。他先抓住的他的女儿。当她结结巴巴说出她的困难后，他再追上茱迪丝。

几分钟后，两个小女孩都得到适当的处置。蜂针自茱迪丝的手掌拔了出来，并且敷上清凉的泥土。她这位新朋友的父亲轻轻抹掉她的眼泪。现在他盘腿坐在那块惩罚石上，左边的腿上坐着他的女儿，另一边则是茱迪丝。

从没有人为她如此大费周章。茱迪丝为自己引起的这些关注觉得害羞，可是她并没有排斥眼前的慰藉。事实上，她甚至悄悄地倚偎了过去。

“你们俩真是活宝一对。”她们不再抽泣时那个爸爸摇着头说，“叫得比喇叭声还响，像没头鸡似的猛绕圈子。”

茱迪丝不知道这位爸爸是否生气了。他的声音粗犷，但他没有皱眉头。凯瑟琳则在偷笑，茱迪丝判断这位朋友的父亲一定只是故意装得那么凶。

“她被咬得好痛哩，爸爸。”凯瑟琳宣布。

“我相信。”他同意道。他转头面向茱迪丝，正巧看到她在瞪着他。“你是个勇敢的小女孩，”他赞美她，“但若还有下一次，试着不要抓蜜蜂，好吗？”

茱迪丝郑重地点头。

他拍拍她的手臂：“你也是一个漂亮的小女孩。你叫什么名字呀？”

“她名叫茱迪丝，爸爸，而她是我的朋友。她能不能和我们一起用晚餐？”

“那得看她的父母同不同意。”她的父亲回答。

“她的爸爸已经去世了，”凯瑟琳说明，“不是很可怜吗，爸爸？”

“的确，”他同意道，“不过她有我所见过最漂亮的蓝眼睛。”

“我没有你所见过最漂亮的眼睛吗，爸爸？”

“你也有，凯瑟琳。你有我所见过最漂亮的棕色眼睛。”凯瑟琳因爸爸的赞美高兴得缩着头咯咯发笑。

“她爸爸在她出生前就去世了。”凯瑟琳告诉他。她只记得这项资料，因而确信她父亲会想知道。

他点点头，继而说道：“乖女儿，现在你安静一会儿，我要和你的朋友说话。”



“是的，爸爸。”

他将注意力转回茱迪丝。他发现她紧盯着他的模样令他稍稍不安，她有着超过她的年龄应有的严肃。“茱迪丝，你几岁？”

她竖起四根指头。

“爸爸，你看到没有？她和我一样年纪。”

“不，凯瑟琳，她不是和你同年。茱迪丝四岁，而你已经五岁了，记得吗？”

“记得，爸爸。”

他对女儿笑笑，再次试着和茱迪丝说话：“你不怕我吧？”

“她什么都不怕，她告诉我的。”

“别讲话，女儿，我要听你的朋友说。茱迪丝，你妈妈来了没有？”

她摇头，开始紧张地拉扯淡金色的髻发，但是她的目光仍直直地射向那位父亲。那人的脸上长着红胡子，说起话来两撇胡须动呀动的。她希望能摸摸那撮胡须，看看是什么感觉。

“茱迪丝，你妈妈来了没有？”那位父亲再问一次。

“没有。妈妈和克岱舅舅住在一起。他们不知道我在这里，这是秘密。若是我说了出来，以后就不能来参加这种庆典了。米莉森特姨妈这么告诉我的。”

话匣子一打开，她就滔滔不绝：“泰克舅舅说他就像是我爸爸，但是他只是妈妈的哥哥，而我从没坐在他的腿上。就算可以我也不要，但是我不能，因此没关系，是不是？”

凯瑟琳的父亲没听懂她的解释，但是他的女儿却不觉得困难。她问：“为什么你想坐也不能坐？”

“他腿断了。”

凯瑟琳抽一口气：“爸爸，是不是好可怜？”

她父亲吐出一口长叹，话题愈扯愈远了。“嗯，的确。”他同意道，“茱迪丝，既然你妈妈在家，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

“和姨妈。”茱迪丝回答，“以前我一直和米莉森特姨妈及赫伯特姨父住在一起，但是后来妈妈不准了。”

“为什么？”凯瑟琳问。

“因为妈妈听到我叫赫伯特姨父做‘爸爸’，她气得敲我的头。”

后来泰克舅舅告诉我，我必须和他及妈妈住上半年，好好记住哪儿才是我的家。妈妈甚至不同意我离家半年，但是泰克舅舅还没喝他的饭后酒，因而她知道他会记得自己说的话。他没喝醉时所说的话他都记得。妈妈又气得发火。”

“你妈妈气得发火是因为她将有半年看不到你？”凯瑟琳问。

“不是，”茱迪丝低声说，“妈妈说我是讨厌鬼。”

“那她为什么不要你离开？”

“她不喜欢赫伯特姨父。”茱迪丝回答。

“她为什么不喜欢他？”凯瑟琳想知道。

“因为他和该死的苏格兰人有亲戚关系。”茱迪丝照平日听到的话一字不改地搬上来，“妈妈说我甚至不应该想和该死的苏格兰人说话。”

“爸爸，我是不是该死的苏格兰人？”

“你当然不是。”

“我是吗？”茱迪丝问，声音显得担心。

“你是英格兰人，茱迪丝。”她朋友的爸爸耐心地解释。

“我是不是该死的英格兰人？”

她朋友的父亲显然生气了。“没有人该死。”他说道。正想继续说下去时，他突然爆发出笑声，“我最好记得别在你们俩面前说些我不想重复的话。”

“为什么，爸爸？”

“你别管了。”他回答，一只手抱着女儿，一只手抱着茱迪丝站起来。当他假装要扔下她们时，两个小女孩高兴地咯咯笑。

“茱迪丝，我们最好在你的姨妈及姨父开始担心前找到他们。你们的帐篷是怎么走的，你指给我看。”

茱迪丝立刻害怕起来。她不记得帐篷在哪里是因为她还不会辨颜色，她甚至不能向凯瑟琳的爸爸描述他们的帐篷。她努力着不哭出来，低着头说：“我不记得了。”

她紧张地等着他发怒，她想他会大声斥责她愚笨，就像泰克舅舅喝醉后会有有的反应。

可是凯瑟琳的爸爸没有生气。她偷偷抬眼瞧他，发现他面带微笑。当他告诉她不用紧张时，她的焦虑一扫而空。他表示他很快就能找到她的亲人。





“你没有回去他们会不会想你？”凯瑟琳问。

茱迪丝点头。“赫伯特姨父和米莉森特姨妈会哭。”她告诉她的新朋友，“有时候我希望他们是我的爸爸和妈妈。”

“为什么？”

茱迪丝耸耸肩，她不知该如何解释。

“呵，希望没什么不对。”凯瑟琳的爸爸说。

听了 he 赞同的说法茱迪丝好高兴。她将头偎在他肩上。他温暖的粗呢上装戳着她的面颊，他的味道也很好闻——户外的味道。

她想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既然他现在没在看她，她决定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她抬起手摸摸他的胡须。

“爸爸，你喜不喜欢我的新朋友？”凯瑟琳问。

“当然喜欢。”

“我能不能把她留在我们家？”

“老天……不，你不能把她留在我们家。她不是小狗。不过，你可以跟她做朋友。”他在女儿意欲争辩之前匆匆补充。

“永远的朋友吗，爸爸？”

她问着爸爸，但茱迪丝回答了她。“当然是。”她羞涩地低语。

凯瑟琳的手横过爸爸宽阔的胸前，握住茱迪丝的手。“永远的朋友。”她许下誓言。

事情就这么开始了。自那段时间，两个小女孩即变得不可或分。赛会共举办三星期，各个家族来了又走，而冠军赛总在当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举行。

茱迪丝及凯瑟琳对各项竞技视而不见，她们忙着向对方倾吐所有的秘密。

两人之间形成完美的友谊。凯瑟琳终于找到一个忠实听众，而茱迪丝也终于有了一个愿意和她说话的人。

不过，她们俩却对她们亲戚造成很大的困扰。凯瑟琳在每个句子前加上英格兰人的口头语“该死的”，而茱迪丝则时常使用“可怜的”。一天下午，她们应该午睡的时间，却剪下了彼此的头发。米莉森特姨妈看到她们制造的歪歪扭扭的发型时，尖锐的斥责声直到她们戴上白帽遮丑后才停止。她也生赫伯特姨父的气，因为他应该注意两个女孩的，现在却笑得像个疯子。她命令丈夫将两个小淘气带过田野坐在惩罚

石上，思考她们的愚行并忏悔。

两个女孩的确思考了许多，但和她们的行为无关。凯瑟琳提议茱迪丝应该有个小名，花了她们很长的时间才决定了叫依莉。但是一旦决定了，任何人叫茱迪丝而没加上这个名字，她就拒绝回答。

一年之后，她们再度团聚，热烈的情绪仿佛她们才分别一两个小时。凯瑟琳迫不及待地找到茱迪丝，因为她又发现了有关生孩子的另一项惊人事实。女人不必结婚就可以有婴儿。她非常确信，因为家族里的一个女人肚子里有了婴儿，而她并没有结婚。族里有些老妇人还拿石头投那可怜的女孩。凯瑟琳低声说，是她的爸爸出面才阻止了她们的。

“她们也向那个在他的酒里吐口水的男人扔石头吗？”茱迪丝想知道。

凯瑟琳摇头。“那女孩不肯说出是谁做的。”她回答。

凯瑟琳继续表示，这件事证明，成年女人喝了任何男人的酒，一定会怀孕。

她要茱迪丝发誓她绝不会做这种事，茱迪丝也要凯瑟琳作同样的保证。

随后的岁月在茱迪丝的记忆中形成一团模糊的成长点滴。她也慢慢开始了解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既有的仇恨，她一向知道她母亲和泰克舅舅瞧不起苏格兰人，但是她以为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

无知经常孕育蔑视，不是吗？至少赫伯特姨父是这么说的。她相信他告诉她的一切。他是个仁慈和蔼的好人，而当茱迪丝猜测泰克舅舅和她母亲是因为从没和苏格兰家庭来往才明白他们是多么好心的民族时，赫伯特姨父亲她的前额告诉她，或许就真是这样。

茱迪丝由他悲哀的眼眸看出他附和她的说法只是要使她高兴，同时保护她不受母亲不合理之偏见的压迫。

在她十一岁那年前往庆典赛会的路上，她发现了母亲憎恨苏格兰人的真正原因。

她曾经嫁给过一个苏格兰人。

第一章

苏格兰 一一九三年

梅特兰·伊恩被惹火时那阴沉的脸色能吓死人。

他现在就是满肚子火。自从弟弟帕特里克说出他答应他的妻子凯瑟琳的承诺后，阴郁的情绪就一直挥之不去。

若是帕特里克想让他哥哥大吃一惊，他的确达到了这个目的。他的解释令伊恩说不出话来。

但是吃惊没有维持太久，怒气迅速冒了上来。老实说，他弟弟向妻子许下的荒唐承诺对伊恩来说还不及帕特里克要求召开长老会议，求取他们对这件事的正式认可来得更生气。这种家庭私事，伊恩绝对会阻止弟弟扯上那些长老。但是那时他正外出追猎那些伏击三名梅特兰未成年武士的麦克莱恩家的混蛋。而当他疲倦但胜利地返家时，事实已经造成。

什么简单的事一到帕特里克手上都会搅得极其复杂。显然他未曾考虑过他莽撞的行为会有后果。身为梅特兰一族新任的族长，伊恩必须撇开他对近亲的责任及忠诚，全力扮演长老会议顾问的角色。

当然，他可不打算完全无私。不论长老的反对声浪多大，他仍会站在弟弟这一边。他也不会允许帕特里克受到惩罚，必要时不惜极力争取。

伊恩并没有将他的决定告诉弟弟，唯一的理由是他要帕特里克再

多担心一会儿。或许帕特里克能从这痛苦的教训中学得一些自制。

伊恩完成他的职责上山时，五长老已经聚集在大厅听取帕特里克的申诉。帕特里克在前庭的中央等着，一副备战的模样。只见他又着腿挺立，双手握拳垂在身旁，皱着的眉头阴沉一如头顶上的铅灰云层。

伊恩不为弟弟的架势所动。他推开试图挡住他去路的帕特里克，继续往城堡走。

“伊恩，”帕特里克唤道，“我必须在我们进去前知道你的立场。这件事你是赞成还是反对？”

伊恩停下脚步，慢慢转身看着弟弟，脸上的表情充分表达他的怒气。不过，当他开口时，声音仍保持温和：“而我想知道，帕特里克，你是否故意想用这个问题来惹我生气？”

帕特里克的姿态立刻松弛下来：“我无意侮辱，但你是新任族长，长老们正待借这种事测验你的能力。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我把你推上了一个尴尬的位置。”

“你改变主意了？”

“没有，”帕特里克咧嘴一笑回答。他走向哥哥，“我知道你不要我招惹长老，尤其是现在你正试图让他们同意和邓巴家结盟对抗麦克莱恩家族。但是凯瑟琳立意得到他们的祝福，她要她的朋友受到欢迎。”

伊恩没对这番解释发表他的看法，帕特里克继续逼进，“我明白你不会了解我答应妻子这种事的原因，但是有一天，当你碰到适当的女人，你就会明白一切。”

伊恩恼怒地摇头：“老实说，帕特里克，我永远不会明白。而且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适当的女人，她们全都一样。”

帕特里克大笑：“认识凯瑟琳之前，我也曾那么想。”

“你说话像个女人。”伊恩说。

帕特里克不觉得哥哥的话是侮辱。他知道伊恩不了解他对妻子的爱，但是有一天他会找到一个他愿意以心相许的人。到了那一天，他可能要拿伊恩今日的态度糗他一番。

“邓肯暗示他们或许要讯问我的妻子，”帕特里克接着说，将话题转回他最关切的方面，“你想长老会不会只是在虚张声势？”

伊恩回身：“长老们从不虚张声势，帕特里克，但我不会让长老胁迫凯瑟琳的。”

听到这项承诺，帕特里克讶异得忘了皱眉。“他们认为他们能使我改变主意，”他说，“他们最好了解无论他们怎么做都不可能。我已





经答应了凯瑟琳，而我立意遵守。说良心话，伊恩，为了我的妻子，我愿意行过炼狱的火焰。”

伊恩对弟弟一笑。“眼前只需要到大厅走一遭就够了，”他懒洋洋地说，“走吧。”

帕特里克点点头，急忙赶在哥哥前面打开大门。

“给你一个建议，帕特里克，”伊恩说，“别把你的怒气带进这扇门。看到你的急躁相，他们会掐住你的喉咙。只要平静地陈述你的理由，让逻辑而非情绪引导你的思路。”

“然后呢？”

“我会善后。”大门在这句承诺后关闭。

十分钟后，长老会议派人传唤凯瑟琳，要她立刻到城堡报到，在门外等候丈夫带她进去。

凯瑟琳的心跳加剧。帕特里克曾告诉她长老可能传唤她，但是她不相信。从没听说过女人能在长老或族长面前直接陈述她的意见。就算族长是她丈夫的哥哥她也不觉得轻松。

吓人的念头在她脑中乱转，不消多久，她已全身紧张兮兮。长老们一定以为她疯了。帕特里克应该已经告诉他们，他答应她的事，所以她才被叫到大厅当面说明。他们一定想确定她真的失去了理智，然后将她关一天禁闭。

她唯一的希望全在族长。凯瑟琳不很了解伊恩。嫁给他弟弟两年，她和他说过话可能不超过五十个字。但是帕特里克曾向她保证伊恩是个正直的人。他会秉公处理她的请求。

她必须先通过长老会议这一关。因为这是正式会议，四名长老将不直接与她对话。他们会把问题交给他们的代表格雷厄姆，由他一人降尊纡贵和她交谈，毕竟，她是个女人，还是个外地人……因为她是在边境出长大，而非系出高地名门。只有格雷厄姆一个人质讯，其实令她蛮宽心的，因为她觉得他是五位长老中最不吓人的一个。这位老武士声调柔和并且深受族人爱戴。他做了他们的族长十五年，三个月前才退下来。格雷厄姆不会吓她，至少不会故意，但是他会利用巧诈使她放弃帕特里克对她的承诺。

她迅速画个十字，暗自祷告地朝陡峭山坡上的城堡走去。她提醒自己她一定通得过这次的考验。无论如何，她绝不退缩。帕特里克在她同意嫁给他的前一天答应了她，而他决意实现他的诺言。

一个珍贵的生命全赖它。

凯瑟琳来到城堡阶顶，站在那里等候。几个女人经过前厅广场，好奇地注视那个女人在族长的门前逗留。凯瑟琳不想和她们交谈。她撇开脸，祈祷没有人会出声叫她。她不希望族里的女人在事情结束前知道。知道后她们一定会制造出麻烦，但那时已经太晚了。

她不认为她还能等下去。克利，那个鼻孔老是朝天的女人——因为她漂亮的女儿一定会成族长的新娘，已经在广场绕了两圈，想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而她的那些手帕交们也正在慢慢接近。

凯瑟琳拉了拉正凸起的肚子上的格子披肩，她注意到自己的手在颤抖，她立刻试图压制这恐惧的表现。她大声叹了口气。通常她不会如此羞涩及懦弱，但是自从她发现自己怀孕后，她的行为有了巨大的转变。现在她非常情绪化，时常莫名其妙地哭泣。七个月的身孕使她的动作迟缓不少，但她的思想并未受到影响。波潮起伏的脑海不断围着格雷厄姆会问她什么问题打转。

木门终于“吱”一声地打开，帕特里克走了出来。看到他，她几乎要涌出眼泪。他皱着眉，但是一看到她苍白忧虑的脸，连忙挤出一抹微笑。他握住她的手，轻轻捏一下，接着对她眨眨眼。

“噢，帕特里克，”她冲口而出，“我很抱歉使你难堪。”

“这是否表示你不要我实现诺言了？”他低沉的嗓音是她一向深爱的。

“不是。”

她率直的回答使他大笑：“我也知道不是。”

她没有开玩笑的心情，只想集中心神注意眼前的事。“他在里面吗？”她悄声问。

帕特里克知道她指的是谁。凯瑟琳对他的哥哥有一种不合理的惧怕。或许因为伊恩是族长的缘故。梅特兰一族单单战士就超过三百人。他尊贵的地位使得女人不易亲近，帕特里克猜想。

“请回答我。”凯瑟琳恳求。

“是的，亲爱的，伊恩在里面。”

“那他知道你的承诺了？”愚蠢的问题。话一出口她就领悟到了，“老天爷，他当然知道。他生我们的气吗？”

“甜心，一切都会没问题的。”他保证，试图将她拉过门槛，但她抗拒他的催促。

“但是长老们，帕特里克，”她冲口而出，“他们对你的解释有什么反应？”

“他们仍在争论。”





“天呀！”她全身一僵。

他发现自己不应如此坦白，他拥住她的肩膀将她拉近。“一切都会解决的，”他低声安慰，“就算我必须一路走到英格兰去接你的朋友，我也会那么做的。你信任我吧？”

“我若不信任你就不会嫁给你了。噢，帕特里克，你的确明白这件事对我有多重要吧？”

他吻她的前额后才回答：“嗯，我明白。答应我一件事好吗？”

“任何事！”

“等你的朋友到达后，你会再度展露笑颜。”

她微微一笑：“保证。”她伸臂搂住他的腰。他们相拥了好久。他试着给她时间恢复镇静，她则试着记住见到长老时该说的话。

一位手抱满篮脏衣的妇人停下匆匆的脚步，向这对恩爱的夫妻微微一笑。

帕特里克和凯瑟琳的确是令人羡慕的一对。他黑她白，两人都很高挑。帕特里克只有站在哥哥身旁时才显得小，因为梅特兰新任族长比他的六英尺更高上好几英寸。不过帕特里克的肩膀和他的一样宽，而且有同样的深棕色头发。他灰色的眼睛比伊恩的较深，而他英俊的脸上也没有那么多战争的疤痕。

凯瑟琳的苗条和她丈夫的雄健相互辉映。她有一双笑起来时帕特里克发誓会闪出金光的漂亮棕眸。她的头发也是她的财富，它长及腰，棕红的光泽一泻而下。

一开始帕特里克是为她的外表所吸引，因为他是个喜好美色的男人，而她是个上好的征服目标。但真正令他着迷的是她的聪明娇巧。她对生命的看法是如此的卓然，对于每种新事物都用燃烧的热情去体验。她做事从不打折扣，包括她对她的爱。

帕特里克感觉到怀中的她在轻颤，决定还是尽快把事情解决：“进去吧，亲爱的。他们在等我们。”

她深吸一口气，离开他走了进去。他急忙赶上前走在她身旁。

他们到达通往大厅的台阶时，她突然偎向丈夫的身体低声说：“你堂弟史蒂文说，伊恩生气时，他的疤痕会使人心跳停止。我们真的不能让他生气，帕特里克，好吗？”

由于她说得如此严肃又如此忧虑，帕特里克没有笑出声音，但是他决定一旦她舒服些，他一定要找个方法帮她克服这种恐惧。伊恩很容易成为夸大故事的主角。除了必须下令，他很少和女人说话，而他严肃

的态度经常被误认为生气。史蒂文知道多数女人都怕伊恩，而他不时以挑起那种恐惧为乐。

现在他哥哥又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吓倒了凯瑟琳。他独个地站在壁炉前，双臂抱在胸前面对他们。他的姿势悠闲，锐利的灰眸却一点也不松弛。微蹙的眉峰令他身后的炉火显得清冷无光。

凯瑟琳正要步下台阶，正巧看到大厅那头的伊恩。她的脚步为之一乱。幸亏帕特里克及时抓住了她。

伊恩注意到她的恐惧，他认为她是害怕长老。他转向长老们所坐的左侧，示意格雷厄姆开始。这场不可避免的战斗越早结束，他的弟媳妇可以越早平复她的恐惧。

长老们全瞪着她，五个人的体形像座楼梯。年纪最长的文森特也是最矮的一个，他和他们的代言人格雷厄姆坐在两头，中间是邓肯、丹尼和欧文。

每位长老的头发都掺着几许银丝，而他们身上的疤痕足够塞满城堡的墙隙。凯瑟琳将注意力集中在格雷厄姆身上。这位代言人的眼角有许多皱纹，而她很想相信那些线条是他多年微笑的结果。如此他才可能了解她的问题。

“你的丈夫告诉我们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凯瑟琳。”格雷厄姆开口说道，“我们真的很难相信。”

代言人点着头强调他最后一句，接着停顿下来。她不知道是否应该现在开口或等下去。她抬头看看帕特里克，收到他鼓励的点头后说：“我丈夫说的是实话。”

其他四位长老一致地皱起眉头。格雷厄姆微微一笑，用温柔的声音问：“说说你坚持丈夫遵守这项承诺的原因。”

凯瑟琳知道他故意用“坚持”这两个字表示侮辱。“我是个女人，绝不会‘坚持’丈夫去做任何事。我只会要求，而现在我要求帕特里克的诺言得到尊重。”

“那好，”格雷厄姆让步道，他的声音仍然滑顺，“你不是坚持，只是要求。现在我要你向长老会议解释你会做出如此狂妄要求的原因。”

凯瑟琳全身一僵。什么狂妄？她深吸一口气求取镇静：“在我嫁给帕特里克之前，我要求他答应，一旦我有孕待产，要将我最好的朋友茱迪丝小姐接来我身边。现在产期将至。帕特里克曾同意我的请求，而我们都想尽快实现这项承诺。”

格雷厄姆的表情显示他对她的解释并不全然满意。他清清喉咙说：“茱迪丝小姐是英格兰人，你对此一事实一点也不放在心上？”

“一点也不，大人。”